

著・雨若董・明

補遊西

點校存蟄施

・海上・

店書沫水

一九二九年七月初版發行

·西游補·

實價四角

有 著 者 權

著 者 董 若 雨

校 點 者 施 蟄 存

出 版 者 水 沫 書 店

發 行 所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內

水 沫 書 店

題記

西遊補十六回，署靜嘯齋主人著，天目山樵序曰南潛所作，蓋出明季烏程董說手。說字若雨，又號俟庵，生於明萬曆庚申年（一六二〇），幼而聰悟，自願先誦圓覺經，次及儒家經籍。十歲能屬文，十三入泮。嘗從黃道周學易，盡得其傳。明亡而後，祝髮入靈岩，自名南潛，字寶雲，號月函，其他別字尚甚夥。其人酷嗜文字，博通三教真詮，每一出遊，輒有書三十擔自隨，雖僻谷之深，洪濤之險，不暫離也。其爲詩亦清淡荒遠，如其爲人，草書尤瑰奇，著作甚多，凡十餘種，合題曰「補樵書」，補樵者，亦其自號也。鈕玉樵觚賸云有豐草

庵雜著。凡十種，曰昭陽夢史，非煙香法，柳谷編，河圖掛版，文字障，分野發，詩律表，漢鏡歌發，樂緯，掃葉錄，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，見於存目者有易發八卷，運氣定論一卷，天宮翼無卷數及漢鏡歌發一卷而已，朱竹垞明詩綜云有豐草庵詩十八集，可見其富。今唯七國考存守山閣叢書中，餘皆湮沒。西遊補一書，度必一時興到，聊以寄意之作。原書卷首云入「三調芭蕉扇」之後，敘悟空化齋，爲鯖魚精所迷，漸入夢境，擬尋秦始皇驅山銘，驅火燄山，徘徊之間，入萬鏡樓，忽被蠱惑。或見過去，或求未來，忽化虞美人，忽作閻羅天子，幸得虛空主人一呼，始離夢境。乃知鯖魚本與悟空同時出世，居於「幻部」，自號青青世界，一切幻境，皆彼所造。而實則「也無鯖魚者，乃是行者情」。全書主旨，在寫一切境緣人生，幻由自作，而此蠱惑，以情爲甚，故假設情魔，幻作種種迷陣，使悟空

入而不可出，以迷爲悟，以悟爲迷，而實則悟人迷人，乃是自己。終之知情是魔，方始跳出魔障。作者在卷首答問中有曰：「四萬八千年，總是情根團結，悟通大道，必先空破情根。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，走入情內，見得世界情根之虛，然後走出情外，認得道根之實。」著此書之意，作者已昭然言之矣。

或疑此書有「殺青大將軍」「倒置歷日」諸事，因謂是國變之後，隱寓微言而作。然統觀全書，絕少宗社之悲，而意到筆隨，轉頗有調侃明季世風之處。因疑成書之日，尙在明亡以前。作者胸襟灑脫，偶以文字爲遊戲，故書中詩歌，文辭，時文，尺牘，平話，盲詞，佛偈，戲曲，無不具體，仍不脫明季才人弄筆結習，未必遂寓黍之悲。顧其造事遣辭，則華瞻可讀。幽婉之處，令人淒絕，間以談諧，亦復絕倒。今茲校點行世，亦以其行文俊麗，殊非其並世文人，所可

幾及，誠不忍令其再湮沒無聞耳。

曩聞劉半農先生曾有標點此書之意，久之未見印行。度必貴人多忙，蠹魚生活，早當敝屣。但我頗知常有人至北新書局訊問此書出版未，想欲讀此書者必甚牽望。因憶舊篋中尙存兩本：一是申報館擺印本，一是不知年代木刻本，際此夏日炎炎，遂在北窗下校點一過，爲劉半農先生了却一筆宿債，不知劉先生知之，莫要怪人侵犯主權，加以訶責否。

原書卷首有答問一篇，已遺佚其半，玩其語氣，似爲著者原作。以其揭發作書本意，頗類自序，遂仍其舊，綴之卷末，留遺讀者。此外尙有天目山樵序文，讀西遊補雜記之類，以其卑瑣無甚高論，遂刪去之矣。

一九二九年七月

施鰲存記

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牡丹紅鱗魚吐氣 | 送冤文猴聖留連 |
| 第二回 | 西方路幻出新唐 | 綠玉殿風華天子 |
| 第三回 | 桃花鉞詔頒玄奘 | 鑿天斧驚動心猿 |
| 第四回 | 一寶開時迷萬鏡 | 物形現處我形亡 |
| 第五回 | 鏤青鏡心猿入古 | 綠珠樓行者攢眉 |
| 第六回 | 半面淚痕真美死 | 一句蘋香楚將愁 |
| 第七回 | 秦楚之際四聲鼓 | 真假夫人一鏡中 |
| 第八回 | 一入未來除六賊 | 半日闍羅決正邪 |
| 第九回 | 秦檜百身難自贖 | 大聖一心皈穆王 |
| 第十回 | 萬鏡臺行者重歸 | 葛藟宮悟空自救 |

第十一回

節卦宮門看輟目

愁峯頂上抖毫毛

第十二回

關雎殿唐僧墮淚

撥琵琶季女彈詞

第十三回

綠竹洞相逢古老

蘆花畔細訪秦皇

第十四回

唐相公應詔出兵

翠繩孃池邊碎玉

第十五回

三更月玄奘點將

五色旗大聖神搖

第十六回

虛空尊者呼猿夢

猴聖歸來日半山

第一回 牡丹紅鱗魚吐氣 送窈文大聖留連

萬物從來只一身，

一身還有一乾坤；

敢與世間開眇眼，

肯把江山別立根。

此一回書，鱗魚擾亂，迷惑心猿，總見世界情緣，多是浮雲夢
幻。話說唐僧師徒四衆，自從離了火焰山，日往月來，又遇綠春時
候。唐僧道：『我四人終日奔波，不知何日得見如來？』悟空，西方路
上，你也曾走過幾遍，還有許多路程？還有幾個妖魔？』行者道：『師

父安心，徒弟們着力，天大妖魔也不怕他。……說未罷時，忽見前面一條山路，都是些新落花，舊落花，鋪成錦地。竹枝斜處，漏出一樹牡丹，正是：

名花綻放錦成堆，壓盡羣葩敢鬪奇！

細剪明霞迎日笑，弱含芳露向風欹；

雲憐國色來爲護，蝶戀天香去欲遲；

擬向春宮問顏色，玉環嬌倚半酣時。

行者道：『師父，那牡丹這等紅哩！』長老道：『不紅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想是春天睡醒，眼睛都熱壞了。這等紅牡丹，還嫌他不紅，師父不如下馬坐着，等我請大藥皇菩薩來替你開一雙光明眼，不要帶了昏花疾病，勉強走路，一時錯走了路頭，不干別人的事。』長老道：『潑猴！你自昏着，倒拖我昏花哩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既不服昏，爲何

說牡丹不紅？」長老道：「我未曾說牡丹不紅，只說不是牡丹紅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不是牡丹紅，想是日色照着牡丹，所以這等紅也。」長老見行者說着日色，主意越發遠了。便罵：「呆猴子！你自家紅了，又說牡丹，又說日色；好不牽扯閒人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好笑！我的身上是一片黃花毛，我的虎皮裙又是花斑色，我這件直裰又是青不青，白不白的，師父在何處見我紅來？」長老道：「我不說你身上紅，說你心上紅。」便叫：「悟空，聽我偈來！」便在馬上說偈兒道：

牡丹不紅。 徒弟心紅； 牡丹花落盡， 正與未開同。

偈兒說罷，馬走百步，方纔見牡丹樹下，立着數百眷紅女，簇擁一團，在那裏探野花，結草卦；抱女攜兒，打情罵俏。忽然見了東來和尚，盡把袖兒掩口，嘻嘻而笑。長老胸中疑惑，便叫：「悟空，我們另覓枯徑去罷，如此青青春野，恐一班鬻童弱女，又不免惹事纏

人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我一向有句話要對你說，恐怕一時衝撞，不敢便講。師父，你一生有兩大病：一件是多用心，一件是文字禪。多用心者，如你怕長怕短的便是，文字禪者，如你歌詩論理，談古證今，講經說偈的便是。文字禪無關正果，多用心反召妖魔；去此二病，好上西方。』長老只是不快。行者道：『師父差矣，他是在家人，我是出家人；共此一條路，只要兩條心。』唐僧聽說，鞭馬上前。不想一簇女郎隊裏，忽有八九個孩童跳將出來，圍圍轉打一座男女城，把唐僧圍住，凝眼而看，看罷亂跳，跳罷亂嚷；嚷道：『此兒長大了，還穿百家衣！』長老本性好靜，那受得兒女牽纏，便把善言勸他，再不肯去。叱之，亦不去。只是嚷道：『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！』長老無可奈何，只得脫下身上衲衣，藏在包袱裏面，席草而坐。那些孩童也不管他，又嚷道：『你這一色百家衣捨與我罷，你不

與我，我到家裏去叫娘做一件青蘋色，斷腸色，綠楊色，比翼色，晚霞色，燕青色，醬色，天玄色，桃紅色，玉色，蓮肉色，青蓮色，銀青色，魚肚白色，水墨色，石藍色，蘆花色，綠色，五色，錦色，荔枝色，珊瑚色，鴨頭綠色，迴文錦色，相思錦色的百家衣，我也不要你的**一色百家衣**了。」長老閉目，沉然不答。**八戒**不知長老心中之事，還要去弄男弄女，叫他乾兒子，濕兒子，討他便宜哩。**行者**看見，心中焦躁，耳朵中取出金箍棒，拿起亂趕，嚇得小兒們一個個踢脚絆手走去。**行者**還氣他不過，登時追上，掄棒便打，可憐螞髮桃顏，化作春駒野火！你看牡丹之下，一簇美人，望見行者打殺男女，慌忙棄下探花籃，各人走到潤邊，取了石片來迎行者。**行者**顏色不改，輕輕把棒一撥，又掃地打死了。原來孫大聖雖然勇鬪，卻是天性仁慈，當時棒納耳中，不覺涕流眼外；自怨自艾的道：「天！天！天！悟

空自皈佛法，閑情束氣，不曾妄殺一人，今日忽然忿激，又害了不妖精不強盜的男女長幼五十餘人！忘卻罪孽深重哩。」走了兩步，又害怕起來道：「老孫只想後邊地獄，蚤忘記了現前地獄，我前日打殺得個把妖精，師父就要念咒！殺得幾個強盜，師父登時趕逐；今日師父見了這一干屍首，心中惱怒，把那話兒咒子萬一念了一百遍，堂堂孫大聖就弄做個剝皮獼猴了，你道像什麼體面？」終是心猿智慧，行者高明；此時又想出個意頭，以爲我們老和尙是個通文達藝之人，卻又慈悲太過，有些耳朵根軟，我今日做起一篇送冤文字，造成哭哭啼啼面孔，一頭讀，一頭走。師父若見我這等啼哭，定有三分疑心，叫：「悟空，平日剛強何處去？」我只說：「西方路上有妖精。」師父疑心頓然增了七分，又問我：「妖精何處？叫做何名？」我只說：「妖精叫做打人精，師父若不信時，只看一班男女，個個做了血屍精靈，」師

父聽得妖精利害，膽戰心驚。八戒道：「散了火罷，」沙僧道：「胡亂行行。」我見他東橫西豎，只得寬慰他們一句道：「全賴靈山觀世音，妖精洞裏，如今片瓦無存。」

行者登時拾石爲研，折梅爲筆；造泥爲墨，削竹爲簡；寫成送冤文字，扯了一個秀才袖式，搖搖擺擺，高足闊步，朗聲誦念。其文曰：

維大唐正統皇帝敕賜百寶袈裟，五珠杖，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門下徒弟第一人，水簾洞主，齊天大聖，天宮反寇，地府豪賓；孫悟空行者，謹以清酌庶羞之儀，致餞於無離無怨春風裏男女之幽魂，曰：嗚呼！門柳變金，庭蘭孕玉；乾坤不仁，青歲勿殺。胡爲乎三月桃花之水，環佩湘飄；九天白鶴之雲，蒼茫烟鎖。嗟！

鬼耶！其送汝耶？余竊爲君恨之。雖然，走龍蛇於銅棟，室裏臨
壘；哭風雨於玉琴，樓中嘯虎；此素女之周行也，胡爲乎春袖紅
兮春草綠，春日長兮春濤促；嗟！鬼耶！其送汝耶？余竊恨君。嗚
呼！竹馬一里，螢燈半幃；造化小兒，宜弗有怒。胡爲乎洗錢未
賜，飛鳧舄而浴西淵；雙柱初紅，服鵝衣而遊紫谷。嗟！鬼耶！其
送汝耶？余竊爲君恨之。雖然，七齡孔子，帳中鳴蟋蟀之音；二八
曾參，階下拜荔枝之獻；胡爲乎不講此正則也？剪玉南疇，碎荷東
浦；浮絳之棗不袖，垂乳之桐不哺；嗟！鬼耶！其送汝耶？余竊恨
君。嗚呼！南北西東，朱賦招魂之句；張錢徐趙，難占古塚之碑；
嗟！鬼耶！其送汝耶？余竊爲君恨之。

行者讀罷，早已到了牡丹樹下。只見師父垂頭而睡，沙僧八戒枕

石長眠。行者暗笑道：『老和尚平日有些道氣，再不如此昏倦，今日只是我的飛星好，不該受念咒之苦。』他又摘一根草花，卷做一團，塞在豬八戒耳朵裏，口裏亂嚷道：『悟能休得夢想顛倒！』八戒在夢裏哼哼的答應道：『師父你叫悟能做什麼？』行者曉得八戒夢裏認他做了師父，他便變做師父的聲音，叫聲：『徒弟，方纔觀音菩薩在此經過，叫我致意你哩。』八戒閉了眼，在草裏哼哼的亂滾道：『菩薩可會說我些背麼？』行者道：『菩薩怎麼不說，菩薩方纔評品了我，又評品了你們三箇；先說我未能成佛，教我莫上西天，說悟能決能成佛，教他獨上西天，悟淨可做和尚，教他在西方路上乾淨寺裏修行。菩薩說罷三句，便一眼看着你道：『悟能這等好困，也上不得西天，你致意他一聲，教他去配了真真愛愛憐憐。』』八戒道：『我也不愛西天，也不要憐憐；只要半日黑甜甜。』說罷又哼的一響，好如牛吼。行者